

■散文

把春天，种进烟雨里

□裴正晔

风携古韵，漫过戈壁荒丘，古人笔下“绿叶枝头密，青芜陌上深”的低吟，恰是金昌对生机最绵长的叩问。千年风沙叠着苍茫，将这片土地的渴念，揉进风的褶皱、沙的肌理，那抹望眼欲穿的青绿，终在烟雨朦胧中，晕开破土的微光。

春日的风，未携江南的柔婉，却载着戈壁独有的清冽，从荒滩深处奔涌而出，卷着沙砾掠过大地，吟出一曲苍劲的牧歌。风过处，尘沙漫卷，天地间晕开一层昏黄的薄雾，唯有植绿人眼底的光，澄澈如星子缀空——那是对青绿的赤诚执念，是与荒芜对峙的不屈风骨，是刻在骨血里、从未褪色的坚守。于这座城而言，绿色从不是巷陌间的闲趣，

而是穿越风沙的星火，是融于血脉的祈愿，是一代又一代人以热忱守护的人间清欢。

一场烟雨，是天地馈赠与戈壁滩的温柔絮语，亦是金昌人藏在风沙里的满心期许。晨雾未散，细雨如丝如缕，漫过龙首山的青黛轮廓，将远山晕染成一幅淡墨长卷。丝丝潮气浸润着千年干裂的土地肌理，洗去尘沙的粗粝，柔化盐碱的寒凉，让这片常年被荒芜裹挟的大地，卸下坚硬铠甲，漫出几分温润柔光。播绿人踏着湿软沙土缓缓而来，掌心的老茧藏着岁月的痕迹，眼底的热忱载着对家园的深情，每一步前行，都藏着对这片土地最真挚的眷恋。

执锹掘土，藏一份赤诚；扶苗定根，

寄一份希冀；覆土浇灌，赴一场山河之约。一双双或稚嫩、或沧桑的手，将幼苗从苗圃护至荒滩，没有江南植绿的闲逸，唯有戈壁滩独有的厚重——这里的每一次俯身，都是与风沙的对峙；每一次浇灌，都是对生机的虔诚守望。江南植绿，是“竹外桃花三两枝”的清浅吟，而戈壁滩播绿，是植绿人以汗为泉、以心为种，与荒芜博弈的赤诚坚守。

他们深谙，一株幼苗的生长，需经风雨淬炼；一寸绿意的蔓延，需抵风沙侵袭。幼苗顶得住沙砾的撕扯，耐得住干旱的磨砺，在贫瘠的盐碱土中奋力扎根、向上生长，恰如这些植绿人，以坚韧为根、以坚守为干，在戈壁之上，站成了最动人的风景。

烟雨朦胧处，新苗亭亭，嫩枝轻颤，似与春雨私语，又似向这座城致意。黄沙依旧漫卷，却因这点点新绿添了暖意；风依旧凛冽，却因这抹生机多了温柔。雨落无声，浸润着干裂的土地，也浸润着每一颗期盼的心，那是草木对大地的告白，是植绿人对家园的深情。

“戈壁翻身为沃土，林带成荫引客来”，这不是遥不可及的愿景，而是植绿人以坚守为笔、以汗水为墨，在戈壁滩上书写的希望。他们将春天种进烟雨，把热爱埋进尘土，让每一缕风都裹挟着草木的清香，让每一寸土都盛满生机的荣光，让千年渴念，皆化作可触可及的温柔，让金昌与春日相拥，与青绿相守。

■诗歌

春日故乡

□闫敬睿

故乡的春天，是泥土的芬芳
柳枝抽芽，燕子衔来新泥
溪水潺潺，漫过儿时的脚印
桃树下，母亲曾挑水浇灌
一把春色，摇晃着时光的涟漪

麦田泛起青浪，风里藏着
柳笛声与蝴蝶的翅膀
杏花雨飘落时，石阶上的青苔
吮吸着旧年的雨滴
像谁在暗处，咀嚼往事的微凉

而今，我站在异乡的暮色里
望炊烟升起，却总念着
那口老井旁，母亲弯腰的剪影
如何将一瓢春水，泼洒成
漫山遍野的杜鹃与回响

故乡，是一首未读完的诗
每行都沾着露水与晨雾
在春日的褶皱里，我总寻见
自己曾是那棵柳树下的顽童
根，却早已扎进故乡的土壤

我有一个心愿

□张连菊

我有一个心愿
做彩霞妈妈的孩子
用赤橙黄绿
搭一座通向幸福的桥

我有一个心愿
在太阳身上
剪一绺明亮的眼眸
珍藏在记忆的花园

我有一个心愿
在春天消融最后一片白雪之前
与小水珠、小草芽一同醒来
把歌谣传遍青青大地

我有一个心愿
在花儿撒落心事的黄昏
悄悄靠近一颗温柔的心
采撷一段未凋谢的时光

我有一个心愿
在风儿收起双翼的清晨
跟随晨曦的脚步
让喳喳的鸟鸣改写心情

我有一个心愿
在麦浪滚滚的田野上
握住一把秋的思想
让剪不断的乡愁
结成一粒粒金黄

我有一个心愿
在初雪飘飘的午后
让焦躁的心静下来
只记得翩翩的雪花

我有一个心愿
在夜幕沉着的大地上
点亮黑色的忧郁
让失眠的长夜睡去
一直睡到黎明来敲门



金星

第1202期

龙首山径载梦程（国画）疏晓璐作

铁蹄声远

□王延军

马蹄声从屏幕那头传来，清脆，悠远，像一根细线，从肃南草原一直牵到我的童年。网上热传的马蹄声骑警视频，让那些尘封已久的叮当声，忽然在记忆里响了起来。

我出生在祁连山深处一个半农半牧的村子。小时候，马是沉默的家人，骑乘驮物、拉车犁地，样样离不开它。大包干后，家里养着两匹马：一匹矮小的黄马，脾性温顺，是种地的好帮手，拉粪、种地、打场，从不吭声，只是马掌磨损得快，父亲隔段时间就要给它换掌；另一匹浑身漆黑，是匹驢马，弟弟放牧的坐骑，驮物骑乘一身力气，却脾性大，换掌就得请铁匠来。它们沉稳的身影里驮着日月星辰，踏过春草秋沙，踏响生命的律动。

那时生产队马多，无论拉车的还是骑乘的，终年跋山涉水，马掌磨损得快。队里没有铁匠，每年都要从凉州农区请师傅来，打马掌、马嚼子，兼做农具。打铁的地方在队院的棚下，风箱、砧子、铁锤、铁钳，就是全部家当。

打铁是技术加力气的活计。那是一老一少父子俩，话不多，却心有灵犀。棚下不时传来风箱“呼哒呼哒”的声响和铁锤的叮当敲打。老铁匠用铁钳把烧红的铁块夹到砧上，小锤轻点指引，儿子双目紧盯，抡起大锤精准砸落。老铁匠心中似有一把无形的尺，手中铁钳旋转换位，父子力道相生，锤声高低错落，竟合奏出一曲打铁谣。铁块在锤打下延展成半公分厚的铁条，再弯成半月形马蹄铁，冲出小孔，放进凉水桶中，“滋拉”一声腾起青烟，青蓝色的马掌便打成了。

生产队场院或各家门口，大人们常围在一起钉马掌。那是技术活，钉得好才经久耐用。先用马钳拴住马的三条腿，一人抬起一条，把蹄子搁在条凳上。老马温顺，任铁匠摆弄；若遇烈马，则需

三人合力，一人用特制马嚼子拧住马唇，马疼痛难忍便老实下来。老铁匠这时变成“修甲师”，先用快刀削平马蹄的胶质硬甲，选大小合适的铁掌扣上，用刀削到严丝合缝，才开始钉钉。钉子斜斜钉入蹄壁胶质，露出的尖再弯过来，不能碰到蹄肉。

马掌是冰冷的，钉上马蹄，便成铁与角质层的完美契合，铸就生命的共同体。拉车的马钉上新掌，似穿上“铁鞋”，在碎石山路上步履铿锵；坐骑钉上新掌，踏雪如飞，再崎岖的路也如履平地。

时代终究是变了。牧区交通日趋便利，寂静的山路响起汽车鸣笛、拖拉机突突和摩托轰鸣。马匹渐渐退出人们视野。家里买了拖拉机和摩托车，小黄马老了，也没了用处，弟弟便把它卖了。卖掉小黄马的头几天，父亲每天提着料兜往后院走，又怅然若失地回来。那个背影，我不忍多看。

村庄里还有些年老的牧人，依然固守着骑马、钉马掌的习惯。爱马的年轻人也舍得花钱买一匹好走马，喂着精料，对钉马掌格外上心。每年八月索郎格赛马场上，骑手们静待号令，骏马铁蹄飞扬，争先夺魁，那蹄声里，还响着草原民族的文化血脉。

我曾多次走进县民族博物馆，注视展柜里那一枚锈迹斑斑的马蹄铁。它静默地躺在那里，像时间留下的勋章，也像一段岁月的句号。

村庄那叮当的打铁声早已远去。老铁匠布满老茧的手，曾将游牧文明的坚韧，一锤一锤锻进烧红的铁里，也化作永恒的烙印，烙进我的生命。我的属相是马，对马的喜爱深深镌刻在骨子里。有时夜深人静，恍惚还能听见嗒嗒蹄声，从岁月的深处传来，一下，又一下，敲在心上。那是铁与蹄的碰撞，是人与土地的羁绊，是一个时代渐渐远去却永不消逝的回响。

四季轮回中，我最爱金昌的暮春。对春的期盼与喜爱，古今一脉相通。春和景明之时，于万物复苏中体味发生、复苏和希冀，是亘古不变的共情。远远围墙、隐隐楼宇，桃花红、梨花白、菜花黄，摇曳生姿、一日三变，行人不经意间慢下步子，于那一朵、一缕、一隅勃勃生机中舒放心怀。

孩子们对春光尤为敏锐。每日经过的上学和回家路上，那些冬日里干巴巴硬邦邦的树渐次发芽吐翠，花儿们都迫不及待地“抢春”。每走一路，他都会隔着车窗惊呼一声：那儿还有花，这里也有，是杏花呢还是桃花呢？禁不住用童声吟咏：“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童年是人生的花季，看见、发现、想象，是内心柔软、心底善良的孩子们的天性。

“春露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走进玫瑰谷的半扇湖，远处山光和高处的云影，投射在湖面。那春水静着处子，又如二八少女，粉面黛眉。水草格外温润，湖光明媚善睐，偶见野鸟，掠过湖面一“啄”，竟得什么我不得而知，它惊起湖水涟漪心潮，又奋翅斜飞到山坡后去了。湖两岸恰似“内”字的两旁，顺着“内”字开口处往坡顶小亭子去。栈桥上错落有致的木板，宛如《春光美》旋律和琴键，轻轻踩上去，满是莺儿啼、燕儿舞、蝶儿忙、鸽子飞的吟咏。山坡中，丘壑曲折迂回，山石铺陈幽径，坡岸蜿蜒盘桓，春花柳叶相称，禽鸟在水波翩跹。春发万物，万物都以春的名义，各自在完成情绪价值的反哺。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幸哉，山水金昌。南北横亘的龙首山，怀抱东西流向的金川河。建市之初，热土旷野上树木稀少。“江山如有待，此意陶潜解。”六十多年后，那些一手紧握凿岩钻、两眼紧盯闪电速的儿女们，不仅以双手触摸有色金属的温度与纯度，更用心谱写着文学艺术的底色与亮色，铸就金属般璀璨的五光十色。

行至廊桥，桥下七孔伏卧，溪流涓涓，叮咚作响，粉红花瓣漂流水上。登上玫瑰谷最高的坡顶，放眼北望，天高云淡，白云漫游。近处植物园草木葳蕤，百草争荣。沙生植物园里，园丁们荷锄担肥，为每一株草、每一朵花营造开花结果的园地。他们不是诗人，却胜似诗人。紫嫣湖畔，薰衣草、马鞭草和波斯菊在微醺的土壤下蠢蠢欲动。

云淡风轻，山径幽静，身着春衫，欢笑相随。溪畔柳枝新芽初绽，衣袖拂动路旁野花。女诗人随风轻舞，

“袖袖野花多自舞，避人幽鸟不成啼”，在芍药花丛中合影嬉闹。诗人们在花间，我在诗人中间，油然记起周晋的词句：“午梦初回，卷帘尽放春愁去……移舟去。未成新句。一砚梨花雨。”

午后，我略感倦意，孩子却元气满满，在妈妈陪伴下放风筝去了。在水岸木凳坐下，我默默体会这座城市的嬗变之美。金昌的春，并非繁花似锦的外在铺陈，而是一种“将至未盛”的桃源状态。柳芽初生，花枝轻拂，鸟未成啼，一切都停留在萌动之间。龙首春山的润泽，让人在“静躁不同”中“暂得于己”。金昌文人的“诗眼”在梨花诗会——那是春天的一幅画被悄然定格，一笔一墨承载着时间的温度，一树一枝弥散着花城的清香。诗会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一幅春的图像，更是一种观看世界、奉献家园的诗意图解。

春深花始开。金昌的春天看似不紧不慢，却总在“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中悄然而至，让人猝不及防又惊喜万分。春天年年如期而至，岁岁梨花开花结果，而我们是否仍有能力，在一段安静的“花径”上，重新感受它的美好，谱写金川的新章？等什么呢，我们出发吧！

花香满径

□褚守花

我曾经在一所乡村小学任教。那些年头，学校的管理颇有些个性化，许多事当时恼得不行，如今回想起来，却觉得有越得很，也怀念得很。

比如种花这桩事。学校中心马路两侧的树壕里种着几排高大的松树，有些年头了。有一年，学校领导突发奇想，要把校园里的花池和树壕分给老师们种花，种什么、怎么种全凭自己做主，待到秋天再来评比。

对于这样一条“不务正业”的举措，我心里颇有些不以为然，却也没有形之于色。分地时，我分到了升旗台旁的一段树壕。既领了差事，只好动手——培土、施肥、撒种、浇水，一样不敢马虎。不多日，花苗怯怯地钻出来，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老同事指点我：“小褚啊，花苗太密了，得间一间才长得壮。”我趁着课间闲暇，蹲在花池边，爬起跪倒地吧花苗一棵棵间开，心里盼着它们快快长大。

可这花儿仿佛跟我有仇似的，总不见长高，一副严重营养不良的落魄相。别人花池里的花蹭蹭蹿高，油绿的叶子挤挤挨挨，朝气蓬勃。我那些花儿呢，要么又矮又丑，要么独自一棵旁逸斜出，长得恣意妄为。老师们中间流传一句话：谁带的学生像谁。依此类推，谁种的花池自然也像谁。我听了，心里那份别扭啊，真是说不出的难受。尤其每逢升旗，全校师生迤迤而来，沿途花枝招展，而旗台旁我的花池里，那些丑陋的花儿像脸上的一块疤，偏又长在最醒目的地方。

那时年轻，心气儿盛，什么事都不肯落于人后。一气之下，我带着学生把那些花统统拔了个干净。有个学生忽然喊：“老师，花池底下全是石头！”我挖了几块铁一看，可不是么——除了大石头，还有砖块、水泥疙

瘩，乱七八糟的建筑垃圾。我叹了口气。原来不是花儿辜负了我，是我没有给它一片适宜的土壤。

当下便决定换土。那时教育风气还比较轻松，带着学生离开校园野炊、写作，没有人会觉得不妥。我布置好劳动工具，第二天便带着学生挖出树壕里的石头，又把堆在菜地旁的土用手推车一车车推来，垫在树壕里，最后铺上一层熟羊粪。

花池整治停当，我家先生建议我种大丽花，说那花儿泼皮，好养活。我从亲戚那里讨来种子，满怀希望地一颗颗埋进土里，日日盼着它们发芽。

功夫不负有心人。大丽花发芽了，先是两瓣嫩叶，慢慢长出四瓣，到后来，一棵棵铺满了花池，枝繁叶茂，精神得很。课余闲暇，我便去看看花儿，修剪偏秧，学生们就跟在身后，帮我收拢杂草。第一棵大丽花打了花苞时，有学生跑来报信：“老师，你的花儿打花苞了！”我故作惊喜——其实我早就发现了，只是不忍拂了孩子的那份热忱。

隔些日子要给花池浇水。课间时分，老师们各自趴在自己的花池边，把不上水的地方挑开引流槽，好让每一寸土地都雨露均沾。学生们在花池边玩水，老师们扎了堆，这个花池边望望，那个花池边瞅瞅，聊些与作业成绩无关的闲话。晨曦辉映里，眼中是花影，手里是花枝，倒也有一份惬意的期待与欢喜。

花池种得好不好，能不能评优，早已不那么重要了。学校领导似乎也忘了当初评比的初衷，老师们也没有谁再提起。就这么一年年种下来，直到2006年我离开那所学校。

那些年里，我亲身践行了老舍先生的话——不劳动，连棉花也养不活。